

T 5238.07/7671(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31 1940

臣文卷之八

屈原悲回風

南東坡 隆祥真氏備取  
西吳茅元儀止生氏品次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寬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附往  
兮聲有隱而先倡夫何彭咸之造思方暨志介而  
不怠萬變其情豈可蓋為孰虛偽之可長為歎嗟  
以流其芳兮草直比而不芳魚貫鱗以目別兮蛟龍  
以目別兮蛟龍以目別兮蛟龍以目別兮蛟龍以目別

鉅文卷之八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甬東屠 隆緯真氏摘取

西吳茅元儀止生氏品次

屈原悲回風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  
兮聲有隱而先倡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  
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僞之可長鳥獸鳴  
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  
隱其文章故荼薺不同晦兮蘭茝幽而獨芳惟佳

人之永都兮更統世而自睨眇遠志之所及兮憐  
浮雲之相狎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惟  
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增歔歔之嗟嗟兮  
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  
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  
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歎兮氣於邑而不  
可止糺思心以爲纏兮編愁苦以爲膺折若木以  
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踴躍  
其若湯撫佩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歲芻芻

其若頽兮岿亦冉冉而將至蘋蘅槁而節離兮芳  
以歇而不比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  
聊寧溘死而流亾兮不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唵而  
枚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  
之所聞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嚮  
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居  
戚戚而不可解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  
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苾苾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  
兮物有純而不可爲邈漫漫之不可量兮縹綿綿

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凌  
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上高巖之峭岸兮  
處雌蜺之標顛攄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捫天  
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依風穴以自息  
兮忽傾寤以嬋媛馮崑崙以激靈兮隱岷山以清  
江憚涌湍之礚礚兮聽波聲之洶洶紛容容之無  
經兮罔苾苾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  
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遥遥其左右汜滴滴其  
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

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借光景  
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  
夷之放迹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  
怨徃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愁愁浮江淮而入海兮  
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  
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絀結而不解  
兮思蹇產而不釋

屈原惜往日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詩奉先功以照下  
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  
嫉祕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心純麗而不  
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激其  
然否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  
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  
而過之何貞臣之無罪兮被讟謗而見尤慙光景  
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

怨而沉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君無  
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爲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  
死亡而不聊獨彰壅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聞  
百里之爲虜兮伊尹烹於庖厨呂望屠於朝歌兮  
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相繆兮世孰云而知  
之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  
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  
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編素而哭之或忠信  
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

人之虛詞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何芳  
草之早歿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聰不明而蔽壅兮  
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  
佩妬佳冶之芬芳兮蔓毋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  
美容兮讒妬入以自代願陳情以自行兮得罪過  
之不意情寃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乘騏驥  
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汜泝以下流兮無舟  
楫而自備背法莫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寧溘  
死而流亡兮恐觸殃之有再不畢辭而赴淵兮惜

鍾文卷之八  
三  
堯君之不識

司馬遷荆軻傳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而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於



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沉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質於

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脇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柰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

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湏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疆秦而

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厚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鷓鷯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

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卽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

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

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  
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  
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  
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  
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  
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剪將數十萬之衆距  
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  
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  
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

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  
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  
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  
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  
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  
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  
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  
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  
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

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  
收入其地進兵北畧地至燕南界太子恐懼乃請  
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  
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母信則  
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  
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  
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  
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  
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

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  
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  
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  
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  
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  
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  
手搯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  
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搯腕而進曰此臣之日  
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

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

匕首入不測之疆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愴慨士皆瞑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

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惟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

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度而秦王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

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摘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剪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

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



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  
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  
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  
使擊筑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  
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  
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  
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  
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  
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

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劔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  
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太史公曰世  
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  
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  
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  
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  
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司馬遷項羽本紀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  
項梁梁父卽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  
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  
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  
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  
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  
有櫟陽逮捕乃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  
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

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  
項梁嘗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  
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  
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  
此竒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  
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  
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  
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卽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  
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

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  
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  
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  
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  
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  
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  
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  
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  
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

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狗下縣廣陵人  
召平於是爲陳王狗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  
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  
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  
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  
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  
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  
嬰嬰謝不能遂疆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  
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

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  
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  
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  
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  
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  
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  
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  
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  
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

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  
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  
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鷄石  
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鷄石軍敗亡走胡陵項  
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  
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  
王走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  
焉居鄴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  
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

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  
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  
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  
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  
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  
從民所望也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  
盱台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  
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  
榮卽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

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  
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  
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  
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  
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  
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  
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  
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離丘大破秦軍斬李由  
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

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  
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  
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  
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  
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卽免死疾行則及  
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  
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  
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  
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

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  
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  
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閒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  
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  
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  
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  
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  
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  
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

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  
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  
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  
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  
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  
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  
蝨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  
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  
闔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

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疆不可  
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  
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  
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  
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  
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疆攻新造之趙其勢必  
舉趙趙舉而秦疆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  
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  
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

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  
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憎  
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  
亂乃相與其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  
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  
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  
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軍蒲將軍將  
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  
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



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  
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  
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  
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  
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  
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  
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  
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  
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

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  
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  
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  
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妬吾功戰不能勝  
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  
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  
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  
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  
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

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僂乎章邯狐疑陰使侯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

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吏卒遇之無狀及秦軍降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

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

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母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

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柰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鯁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柰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

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

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  
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  
與臣有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  
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卽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  
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  
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  
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  
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  
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

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  
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  
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  
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  
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  
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  
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  
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  
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叅乘樊噲者也項王

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  
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  
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  
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  
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  
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咸陽者王之今沛  
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  
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  
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

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  
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  
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  
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柰何樊噲  
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  
俎我爲魚肉何辭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  
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  
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  
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

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疆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枵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

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

金文卷之八  
二十九  
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  
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  
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  
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項王范增疑  
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  
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  
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  
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  
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爲

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  
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  
陽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爲西  
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  
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  
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  
功故立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爲代  
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  
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



爲九江王都六都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

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郴縣趣義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

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卽墨榮因自立爲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卬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群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

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二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其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起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

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  
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  
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  
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  
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狗齊至北海多所  
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  
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  
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  
卽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

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  
會項王乃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  
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  
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  
却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  
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  
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  
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  
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室皆亡不與漢王

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  
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  
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柰何棄之於是遂得脫  
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  
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  
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間  
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  
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  
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楚

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  
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爲齊王漢王之  
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  
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二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  
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項王欲聽  
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  
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  
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爲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  
佯驚愕曰吾以爲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

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  
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  
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  
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  
急矣請爲王誑楚爲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  
出女子榮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  
信乘黃屋車傳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  
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臯項  
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

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樅公魏豹守榮陽  
周苛樅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  
楚下榮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爲我將我  
以公爲上將軍封二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  
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樅公  
漢王之出榮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  
入保成臯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臯漢王逃獨  
與滕公出成臯北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  
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漢

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  
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  
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  
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城  
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項  
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  
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爲高  
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  
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爲兄弟吾

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  
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  
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  
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  
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  
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  
寧鬪智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  
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趣射之項王大怒乃  
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

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卽漢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爲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

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臯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疆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

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斬獄椽長史欣亦故樂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王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

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卽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饑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



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柰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卽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取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

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

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馳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

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

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艤舡待  
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一里衆數十萬人亦足  
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  
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  
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  
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  
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  
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  
步行持短兵擊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

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  
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  
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  
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  
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  
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爲五  
封呂馬童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  
赤泉侯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涅陽侯項王  
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

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  
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取  
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之  
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  
侯桃侯平皐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  
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  
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蠡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  
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

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  
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  
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  
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  
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  
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